

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 主编 汪义群



辛格研究

乔国强 著

Isaac Singer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

主编 汪义群

辛格研究

乔国强 著

Isaac Singer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格研究 / 乔国强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1101-5

I. 辛… II. 乔… III. ①辛格, I. (1904~1991) - 文学研究②辛格, I. (1904~1991) - 生平事迹 IV. I712.065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2210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曹 艺

印 刷: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17千字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 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101-5 / I · 0067

定 价: 25.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总序

汪义群

编纂一套现代外国作家研究丛书，作为新时期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总结，是我多年的愿望。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经走过八十多个年头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文学创作。鲁迅先生甚至将外国文学的译介者比做“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由此可见，它对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何等巨大的作用。

然而，自20世纪中叶起，由于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以及极左思潮的干扰，外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外国文学的研究，处于低谷状态。一方面表现在译介的内容明显狭窄，人们关注的仅仅是高尔基、萧伯纳、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德莱塞等所谓揭露社会弊端的“进步作家”。即使对这些进步作家，也仅仅着眼于他们社会批判的一面，对于他们张扬人道主义、提倡个性解放的一面，或则避而不谈，或则作为其“阶级局限性”或“时代局限性”加以剔除。而伍尔夫、乔伊斯、福克纳、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则一直背着“颓废没落”、“腐朽反动”的骂名。除非作为批判用的内部资料，一般读者对他们无从了解。至于那位直到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回到她



所深爱的中国的赛珍珠，则始终是批判的对象。

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真正繁荣，应该从20世纪70年代末算起。经历过漫长而充满苦难的“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欢庆共和国新生的同时，渴望着精神的食粮。很快，《安娜·卡列尼娜》、《傲慢与偏见》、《简爱》、《双城记》等经典名著重新回到了读者的书架。与此同时，人们又把眼光放到了一些更加晚近的作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是一个文学创作、研究和翻译百废俱兴的时代。人们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了解和借鉴现当代文学的需求与日俱增。为了满足人们的这一迫切需要，老一代翻译家纷纷拿起生疏已久的译笔重返译坛，译界的新秀也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国内各重点大学纷纷开设英美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生课程，招收了文革以后第一批研究生。这些研究生课程的设置，为我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研究培养了一支生力军。目前我国活跃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的诸多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便是其中的佼佼者。80年代以来，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爱好外国文学的学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由于与外界长期隔绝，新时期学者的关注目光，更多地投在现当代作家身上。福克纳、菲茨杰拉德、伍尔夫、贝克特、萨特……这些以前还鲜为人知的外国作家，逐渐进入了我国读者的阅读领域和专业人员的研究视野。

令人高兴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现在应该是收获的季节了。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我国已经拥有我们自己的福克纳专家、海明威专家、奥尼尔专家、赛珍珠专家……。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编纂一套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具备了可能性。

1998年夏，笔者与来沪开会的陶洁、陆建德、刘海平等教授谈起编纂这样一套学术丛书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他们还慨然同意为本丛书撰稿。

这套丛书之所以取名为“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当然出于划定时间界限的考虑，顾名思义，古典作家当然不会包含在本丛书之内。这并不是说对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我们已经研究得很透了，不再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只是希望在过去未曾涉猎或涉猎不多的领域内多作一些耕耘。另一方面的考虑也在于“现代”一词的宽泛性。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现代”一词与“传统”、“古典”相对。凡不属传统和古典的均可以称作现代。而我们的划分要相对严格一些，将“现代”界定在19世纪初期以后。也就是说，凡活跃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甚至更晚近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外国作家，都可包括在内。因此尽管这套丛书的第一辑只选了福克纳、海明威、赛珍珠、艾略特、惠特曼、伍尔夫、奥尼尔、普鲁斯特、菲茨杰拉德等18位作家，但这个系列是开放的，作家的名单还可以继续延伸下去。第三，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的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层出不穷。在诗歌、小说和戏剧领域内，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意识流、荒诞派等流派此起彼伏。这些思潮和流派反映了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文学艺术的本质的思考。这种思考在每个作家身上都会有所体现。我们希望这套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也能从某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将近200年来西方文艺思潮的流变。

另外，关于丛书作者的遴选，也想在此作一说明。笔者最初的想法是约请国内对某一作家的研究最具权威性的学者。他或她应该翻译过该作家的作品，应该发表过相关的学术论文，最好出版过有关该作家的评传或专著。为此，我们请陶洁写福克纳，杨仁敬写海明威，李野光写惠特曼，刘海平写赛珍珠，陆建德写艾略特，郑克鲁写普鲁斯特，朱静写纪德，瞿世镜写伍尔夫，郭继德写阿瑟·密勒，文楚安写金斯伯格，都是绝好的人选。嗣后，在听取不少学界同人的意见后，笔者对作者的遴选标准作了一些调整。除了上面



提到的资深学者外,我们也将目光放在更年轻的作者身上。尤其是那些曾经以该作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青年学者。

最后,想谈谈对于这套丛书的整体构思。作为一套丛书,每本书的正文应该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一、作家小传,二、代表作品的分析,三、该作家在欧美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四、该作家在我国的译介情况。笔者相信,如果每本书都能较好地完成以上四个方面的任务,它将为读者提供有关这位作家比较全面的研究成果,就有可能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的要求,既满足一般文学爱好者希望了解某一作家的需求,又满足外国文学研究者希望追踪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愿望。试以赛珍珠为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位外国文学的爱好者如果了解赛珍珠这位作家,只需阅读本丛书内《赛珍珠研究》一书的第一、第二部分,便可以将这位作家的生平和代表作品尽收眼底。如果是一位打算以赛珍珠为研究课题的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那么,他还得读一读该书的第三、第四部分,即该作家在欧美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以及该作家在我国的译介情况。这样,他不但可以了解到国外对于赛珍珠在不同的时期曾经出现过哪些不同的评价,对于她的研究目前走到了哪一步,取得了哪些成就,而且可以知道赛珍珠的作品最早是由谁翻译介绍到中国,以及在我国国内引起过哪些反响,国内的学者在这方面做过哪些工作,等等。这样,前人做过的工作,我们不必再去重复。过去未被人们重视的课题,正需我们去关注和发掘。而前人研究中未有穷尽之处,或值得商榷之处,甚或疏漏失误之处,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诚如此,学术的研究就有可能薪火相传,就有可能在不断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传承。当前学术界各写各的、互相重复、互不通气的弊端也有望得到改观。这正是本人所期待的。

2002年8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辛格研究

辛格研究



目 录

第一章 波兰：无法割舍的精神家园

“不同”的犹太民族 1

第二章 美国：无法皈依的现代社会

..... 31

第三章 辛格的犹太性

..... 67

第一节 众说纷纭的犹太性 69

第二节 叙说犹太性 76

第四章 辛格的现代意识

..... 91

第一节 富有争议的现代性 92



第二节 契约论与斯宾诺莎 98

第五章 辛格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 129

第一节 近代社会中的犹太女性:传统宗教文化的
牺牲品 132

第二节 女性的社会角色:修补和拯救男性世界 138

第三节 洋溢着犹太传统文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 147

第六章 苦涩、虚空的同化

..... 155

第一节 17世纪犹太人的“同化” 157

第二节 19世纪中晚期至20世纪早期犹太人的“同化”
..... 164

第三节 “二战”后犹太人的“同化” 176

第七章 辛格的短篇小说

..... 181

第一节 犹太世界里的“傻瓜”与“智者” 182

第二节 魔鬼与世界的二元性 188

第三节 拯救的悖论 195

第四节 叙事的意义 200

第五节 短篇小说中的“性” 208

第八章 辛格在中国

..... 218

第一节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研究状况	220
第二节	20 世纪 80 年代的研究状况	226
第三节	20 世纪 90 年代的研究状况	229
第四节	21 世纪初的研究状况	234
辛格年谱	246
参考书目	250
索 引	257

第一章

波兰：无法割舍的精神家园

当代美国著名犹太作家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 1904—1991)出生于波兰犹太拉比世家。1978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2005)之后第二位获得此项大奖的美国犹太作家。

历史上,波兰这个国家可谓命运多舛。波兰于公元9、10世纪开始建立封建王朝,14、15世纪进入鼎盛时期。18世纪下半叶,由于内部纷争和外强侵扰,波兰开始衰落,曾三次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瓜分。进入20世纪后,波兰再次遭到沙皇俄国、德国以及前苏联的侵略和控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成为世界诸列强的牺牲品。德国纳粹军队血腥占领波兰长达五年之久。德国占领军头目弗兰克曾狂妄地宣称:“波兰人民的政治作用从此结束了。我们要使‘波兰人’这个概念永远消灭。波兰共和国或者其他的波兰国家永远不会再出现。”^①德国纳粹军队不仅对波兰人民的反抗进行了血腥镇压,而且还对无辜的犹太人民施行了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顽强的波兰犹太人在这些历史磨难和灾变中,以巨大坚忍的道德力量和宗教文

① 斯坦尼斯瓦夫·阿尔诺耳德、马里安·瑞霍夫斯基:《波兰简史:从建国至现代》,史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81页。

化的凝聚力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辛格的一家就是这成千上万个幸存下来的犹太家庭之一。

辛格于1904年7月14日^①出生于波兰莱昂辛小镇里的一个犹太拉比世家。他的父亲平查斯·迈纳切姆(Pinchas Menachem)是这个小镇犹太社区的一个拉比。1908年,父亲携带全家从莱昂辛小镇迁居到华沙,在贫穷的犹太社区克鲁奇玛尔纳街10号2楼租赁了一套简陋的房子。这套房子有一间起居室,一间卧室和一间厨房。起居室兼作父亲的书房和法庭,一家六口人共居一间卧室,厨房是母亲呆的地方。屋里的摆设十分简单,墙上没有画像,屋里也没有摆放雕像或其他艺术装饰品,因为这在辛格的家人看来,摆放这类东西违反了犹太律法的第二条戒律:你将不能给自己雕刻任何塑像,或者任何像天上的形象,或者天底下的任何东西。家中唯一富有的东西就是父亲珍藏的有关犹太宗教的书籍。

父亲平查斯·迈纳切姆来到这里后,受到社区邻居的拥戴,做了这里的拉比。不过,他不是官方任命的犹太拉比,所以享受不到官方任命的拉比所能得到的一些物质上的待遇。当时,波兰许多地区还在沙皇俄国的控制之下。作犹太拉比,必须要参加俄国当局规定的考试,考试合格后才能被委任到某犹太社区作拉比。辛格的父亲十分倔强,憎恨沙俄政府对波兰人民的统治,更不愿屈从沙俄政府的摆布,因此拒绝参加沙俄政府组织的拉比考试。初到华沙,辛格一家的生活十分艰难,全家人完全依靠父亲为社区里的犹太人断官司或排解纠纷时主人们给他留下来的一点钱来维持生

^① 另有人认为,辛格出生于1902年11月21日。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Isaac_Bashevis_Singer

计,家中每日的伙食只能量入为出,“锅里从来没有存留的食物。”^①

父亲平查斯·迈纳切姆是一位笃信犹太哈西德教的犹太拉比,被社区所有居民视为一个朴实憨厚、天真无邪、不谙世故的人。辛格曾在其自传体小说《在我父亲的法庭里》(*In My Father's Court*, 1966)里回忆说:父亲从来都想象不到人会说谎。有一次,他口袋里装了60个卢比,这是他们家的全部资产。有位陌生人上门跟他说,自己有个女儿因无钱筹备嫁妆,至今无法嫁人。辛格的父亲听说后,将自己口袋里的钱悉数送给了这位陌生人,结果让全家人第二天的生活都没有了着落。

宗教是辛格一家“所呼吸的唯一空气”,^②而“研习《托拉》则是唯一重要的科目”。^③在辛格看来,父亲的全部信仰、全部思想,乃至全部生活都与犹太宗教相联系,是一个把犹太性视为其生活中最为根本的东西的人。辛格回忆说:“在其他人开始变得世俗、穿着时尚,并开始阅读希伯来文报纸和杂志的时候”,辛格的父亲仍然“谨守犹太人的传统……没有什么能影响他。他仍然穿着传统的长袜和半截鞋,脖子上围着一个围巾,留着耳鬓。……他只有一个愿望——过着犹太人的生活——他完全浸润在虔诚之中,几乎不跟任何人讲话”。^④由于对外面的世界不闻不问,潜心研习圣书和哈西德教义,辛格的父亲变得十分地迷信,甚至有些迂腐。在

① Paul Kresh, *Isaac Bashevis Singer: The Magician of West 86th Street, A Biography*, New York: The Dial Press, 1979, p. 34. 除作特别说明外,本书中所有引文均为作者的译文,以后不再一一注明——笔者注

② Paul Kresh, *Isaac Bashevis Singer: The Magician of West 86th Street, A Biography*, p. 41.

③ Isaac Bashevis Singer, *In My Father's Court: A Memoi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2, p. 36.

④ Isaac Bashevis Singer, *In My Father's Court: A Memoir*, pp. 44-45.

辛格的家里,像“死人的鬼魂附着在活着的东西身上,灵魂转生为动物,屋子里栖居着淘气的妖精,地下室里恶魔们经常出没”^①等都是永恒的话题,以至于童年时代的辛格在出入家门、上下楼梯时,似乎都被他父亲讲述的那些妖精、恶魔们所追逐一样。而且,辛格的父亲对自己所讲述的那些有关精灵鬼怪的故事深信不疑。辛格曾回忆说,他的一位邻居曾提着一只宰杀过的鹅来到他们家。这位邻居十分惊讶地向辛格的父亲请教,为什么这只已经被砍掉了头、掏去了内脏的鹅还会叫?他的父亲听说后,脸吓得煞白煞白,以为是来自天上或者魔鬼撒旦发出的凶兆。他惊恐地用一种嘶哑的声音问道:“还有谁能怀疑有上帝?”^②他以为死鹅发出的声音来自于那些滞留在地狱之门的不信教者的魂灵。幼小的辛格惊恐万分地跑到母亲身边,一方面寻求母亲的保护,另一方面又期待着能看到什么“奇迹”的发生。一直崇尚理性的母亲对父亲的这般迷信既感到悲哀,又十分地气愤。她看出了其中的破绽,指出了死鹅之所以会叫,是因为没有去掉气管的缘故,而不是什么上帝或魔鬼所发出的符咒。果然,当那位进来求教的妇女去掉了死鹅的气管后,无论怎么触碰、摔打,那只死鹅就再也没有发出声音了。

尽管有过这样的一些迂腐事情,但辛格对父亲还是非常地尊敬,对其迷信、愚钝的一面也持同情的态度,认为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位“严肃认真地对待宗教,完全用宗教教育子女”的拉比。^③父亲给辛格的创作所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辛格在作品中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反对犹太人受异教同化,以及对上帝的信仰等都能在哈西德教义中找到根源;(二)辛格创作了大量与

① Isaac Bashevis Singer, *In My Father's Court: A Memoir*, p. 11.

② Isaac Bashevis Singer, *In My Father's Court: A Memoir*, p. 13.

③ Isaac Bashevis Singer, *A Little Boy in Search of God: Mysticism in a Personal Light*,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6, p. 2.

哈西德教相关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辛格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是宣扬和实践哈西德教。因为哈西德教认为“讲述和聆听有关哈西德的故事本身就是从事哈西德教的活动”。^①

辛格的母亲崇尚理性，辛格十分惊讶于母亲的睿智。根据辛格的回忆，母亲巴斯舍芭(Bathsheba)出生于一个犹太拉比世家，受过良好的教育，16岁时就因饱学和睿智而闻名邻里。她在17岁那年见到前来提亲的平查斯·迈纳切姆。起初，母亲看到这位相貌平平、长着红色胡须的年轻人，很有些尴尬。只是她在听到他跟父亲讨论犹太宗教问题时表现出的虔诚和智慧，才不由地产生“尊敬和羡慕”^②之情，并决定嫁给后来成为辛格的父亲平查斯·迈纳切姆。不过，在辛格的哥哥伊斯雷尔·乔舒亚看来，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婚姻并不合适。一则是因为母亲出身高贵，下嫁给在当时地位卑微的父亲有些委屈；再则父亲和母亲无论从长相上，还是在气质上，都应该互换一下。也就是说，父亲太过于女性化，而母亲则像一位男子。伊斯雷尔·乔舒亚曾在《不再存在的世界》(*Of a World That Is No More*, 1946)一书中写道：

甚至在外部长相彼此似乎也都适合对方的角色。父亲个头不高，身体滚圆，有一张柔软、漂亮、姣好的脸庞；温暖蓝色的眼睛；丰满红润的双颊；轮廓清晰的小鼻子，以及女人丰润的双手。如果不是因为那一大把红棕色的胡子和像开塞钻一样的鬓角，他就像个女人。相反，母亲长得高高的，有些驼背，冷灰色的眼睛既大又锐利，鼻子尖尖的，并长着一副像男人一样向

① Alan L. Berger, *Crisis and Covenant: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Jewish Fic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p. 41.

② Isaac Bashevis Singer, *In My Father's Court: A Memoir*, p. 47.

前凸出的尖下巴。^① 犹太主义意味甚浓。从小随父母逃往西部关东州和满洲国，长大后又随父母迁往美国。犹太信仰和犹太教义是以色列·乔舒亚在书中还接着写道：“父亲与其说是一个有才智的人，不如说是一个有心肠的人。”^② 他认为，父亲从不深入地思考问题，从不怀疑任何人，也从不为任何事情着急或发脾气；他相信上帝，相信历史上的圣贤。而母亲则不然。她崇尚理性，凡事总是喜欢思索，即便是对上帝及其神秘的行事方式，她也喜欢探究明白。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有知性的怀疑者、焦虑者和喜欢发脾气的人。^③ 她对犹太教中的一些传说，特别是一些迷信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因此，常常在家里与丈夫展开争论，上面所讲述的关于死鹅发出声音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例。

由于婚前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母亲不但能阅读用希伯来文写的《塔木德》，背诵《圣经》，^④ 甚至还写了一部自传。这对当时的犹太妇女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不过，根据辛格的回忆，母亲巴斯舍芭首先是一位善良的母亲和贤惠的妻子。她喜欢读一些有关道德说教的书籍，如《心灵的责任》（*Duty of the Heart*）、《善良的心》（*The Good Heart*）等。母亲的善良、贤惠还体现在对待家人和朋友上。例如，每当家里有亲朋好友登门拜访，家里无论如何拮据，母亲都会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地照顾好他们，给他们做饭，满

① Israel Joshua Singer, *Of a World That Is No More*, trans. by J. Singer, New York: Vanguard, 1979, pp. 29 - 30.

② Israel Joshua Singer, *Of a World That Is No More*, p. 30.

③ Cf. Clive Sinclair, *The Brothers Singer*, London and New York: Allison & Busby, 1983, p. 13.

④ Israel Ch. Biletzky, *God, Jew, Satan in the Work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Lanham, New York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America, Inc., 1995, p. 7.

足他们的一些实际需要。^① 另外，辛格的母亲还是一位很会讲故事的人。童年时代的辛格常常趴在母亲的膝盖上，聆听母亲讲述一些儿童故事。

辛格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家中另外两个孩子死于猩红热。1891年3月31日，姐姐欣德·埃斯特(Hinde Esther)在外祖父的家里降生。母亲生下她来后，十分地沮丧，后悔生下来的不是一个儿子。于是，就把还在襁褓中的女儿丢给了父母来抚养。当欣德·埃斯特回到母亲身边后，已变成了一个性情有些古怪的女孩：她总是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对自己喜欢的事情赞不绝口，反之则怨声载道、哭闹不休。她嫉妒哥哥，时常编造出一些“罪状”来陷害他，但很快又会后悔，用亲吻的方式来向哥哥表达歉意。她的两个年幼的弟弟也常常受到她的亲吻和宠爱。根据辛格的回忆，父亲虽然很喜欢姐姐，但由于是个女孩，古板的父亲对女儿的学习等则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辛格的母亲不甚喜欢不安分的姐姐。在空暇的时间里，母亲喜欢一个人安静地阅读一些有关道德的书籍，然后陷入沉思，甚至都很少向窗外张望。姐姐一天到晚或引吭高歌，或朗声说笑，或对一些琐事没完没了地大加议论，而且还常常在大哭大闹之后，立即情绪振奋起来，自个儿在屋子里跳起舞来，惹得母亲不胜其烦。^② 辛格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在我父亲的法庭里》曾这样回忆：

尽管我们那个时候不熟悉弗洛伊德，但也可以说弗洛伊德的戏剧性场面也出现在我们家。我的姐姐怀疑我母亲不爱她，这是不真实的，但是她们也确实互不相容。我的哥哥伊斯雷

^① Cf. Paul Kresh, *Isaac Bashevis Singer: The Magician of West 86th Street, A Biography*, p. 35.

^② Cf. Isaac Bashevis Singer, *In My Father's Court: A Memoir*, p. 152.